

周毓英著

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

民族書局出版

周毓英著

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初版

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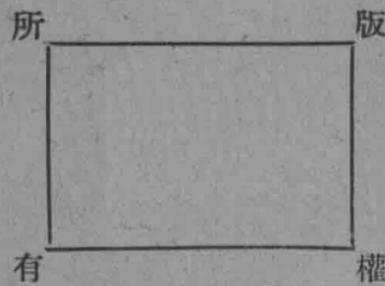
每冊實價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作者 周毓英

發行者 周浩

發行所 民族書局

上海局門路吉桂里十五號



所

有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五七二號

釋

日向元

月十五

建国の年

序

革命往往有談論了十年八年甚至百年而一無實際的，又往往有剛剛只團結了極少數的幾個同志便自相分裂自行拆台的。成千成萬的民衆被誑騙，被犧牲，整個的國家民族在革命的前進的道程上受盡了無謂的空虛的浪費。在這「無謂的空虛的浪費」之中，個人縱使也能博得榮譽，獲得利權，但對歷史而言，這種虛榮與物質兩方面的生活上的享樂，都將鑄成生命上的污點！

被空談與自私籠罩着的中國革命，不論是現實的政治舞台，抑是理論的思想的領域，總被一種虛榮與利權的空氣包圍着，人們不肯對社會說真話，甚至也不肯對自己說真話，只追逐着誑騙的風尚，因順苟且，圖一點現成的享樂！這類廢的民族，散亂的民族，怎樣的需要着勇敢，毅力，和實踐的團結精神，以拯救我們的衰老的國家啊。

法西斯蒂最富於行動的精神，也最合於組織的生活。如果可以把「科學」二字加到革命這名詞的下面去，我們真敢說法西斯蒂就是革命的科學，或者是科學的革命運動，社會運動。任何思想的體系，革命的概念，再沒有比法西斯蒂更勇於行動合於組織，而有力的排斥着空想觀念和自私觀念。意大利和德意志革命的順利成功而沒有一點浪費，也正足以證明法西斯蒂的科學基礎。

科學沒有國界，我們既大膽承認法西斯蒂是一種科學，就應該相信這個革命的科學正是中國所急需的。革命不能不有行動，不能不有組織，這兩個革命的基本條件在中國試問欠缺到怎樣的程度呢？那些空談與盲動的各黨各派且不必說，即如國民黨那樣，在組織和行動方面也都到了不合理的地步。要校正這不合理的現象，對症良藥便是採取法西斯蒂的技術，表揚法西斯蒂的精神。中國革命在根本的思想與主義上，孫中山先生所遺留的一切我們都應該無批評的一一接受下來，但在行動與組織上却必須灌輸充分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

所以這本小書的刊行，最初我是抱着極度不安的心情，因為這裏面殘缺晦澀的地方實在

太多了。但繼而想到墨索里尼生平從不迷信任何一本書，最好的書也不過當作生活上的參考，好像我們生平所得到的經驗一樣。中國廣大的革命的青年們，爲了革命的實際問題的解決都已熱誠到廢寢忘食，而一時又沒有討論中國革命與法西斯蒂的實際問題的著作出現，我這本小書正好做着最貧薄的資糧，最惡劣的參考，便只好汗流浹背的把牠付印了。

這裏搜集的文稿，多半是作者主編社會主義月刊的時候用不同的筆名發表的。第一輯全是由直接討論法西斯蒂的問題，第二輯中則是根據着法西斯蒂的觀點討論中國的經濟文化等問題。最後的三篇附錄，覺得對法西斯蒂理論的了解可以多一點幫助，便也搜了進去。

民國二十三年初冬自記於上海南區

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

目次

序

第一輯

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 ······ (一)

獨裁與革命 ······ (二)

青年法西斯蒂 ······ (二一)

中國社會主義之旗 ······ (二九)

國民黨恢復總理制與中國法西斯蒂的組織問題 ······ (四一)

中國革命怎樣進行 ······ (四九)

論法西斯蒂 (六七)

人類的自由 (七九)

法西斯蒂的技術 (八七)

與胡漢民先生論法西斯蒂 (九七)

第二輯

革命與文化問題 (一四九)

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批判 (一七一)

國民黨的文化統制運動 (一八五)

中國革命的經濟政策 (一九七)

中國錢幣革命論 (二七三)

中國的土地問題.....(三一七)

附 錄

社會主義的現實.....(三四一)

世界經濟學導言.....(三七三)

Technocracy與法西斯蒂.....(四一一)

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

法西斯主義(Fascism)現在已掀動了世界，不論反對者的詛咒和詈罵是怎樣的尖刻惡毒，法西斯主義並未因此落入地獄。却是那些喜歡詛咒，喜歡詈罵，逃避現實的人一天一天與地獄接近了。事實總是事實，不論反對者怎樣的富有文學的想像力，富有藝術的理想力，堅硬的神實絕不為玄妙的空想所擊毀。人類的腦際今後大半潛伏着一個信念，這信念不是「上帝」，不是「佛」，也不是「美人」，「黃金」或者「自由」，而是任何人都看得見聽得到的一句話：「法西斯蒂！法西斯蒂！」

法西斯蒂與布爾什維克同樣的具有科學基礎，然而在理想與現實接合的基點上，則法西斯蒂的行動，比布爾什維克就更敏捷更堅決了。把法西斯蒂與布爾什維克同列在一起，或許有人覺得貶損了法西斯蒂的價值。可是我們不那樣想。我們不能承認「法西斯蒂是布爾什維克的右傾。」當把法西斯蒂與布爾什維克並列比照的時候，我們只見法西斯蒂比布爾什維克更具有堅決性和現實性，比布爾什維克更具有科學的基礎！把玄妙的空想送入地獄，把粗糙的事實放在眼前，我們準會知道法西斯蒂的精神。

法西斯蒂是行動的組織，不是吃了飯沒事做的談論的組織。布爾什維克雖也同樣以七百萬（共產黨徒）少數有紀律有毅力的組織統治一萬萬六千萬（蘇俄人民）多數無紀律無毅力的民衆，布爾什維克也同樣以普羅列塔利亞迪克推多的強迫統治打破虛偽的德謨克拉西，但法西斯蒂與之絕不相同。法西斯主義者是最坦白的治政行動員，時時刻刻追逐着粗糙的事實，以事實為革命的內容，不像布爾什維克那樣脚下踏的是粗糙的事實，頭上頂的却是世紀前馬克斯的空想。他坦白的主張以少數統治多數，毅力的圖謀公共的利益，不像布爾什維克那

擗用一套巧妙的手法將浮滑的智識份子冒充工人，將一個政黨的獨裁諱言爲普羅列塔利亞狄克推多。當然，我們公開承認，法西斯蒂與布爾什維克沒有絲毫矛盾，法西斯蒂的志趣，法西斯蒂的精神，都和布爾什維克沒有兩樣，但行動的表演，法西斯蒂是更坦白，更堅實！還可以說是更粗糙！更強力！

法西斯主義本身並沒有固定內容，牠是以社會的內容爲內容，社會需要國家主義，法西斯蒂便是最活潑的國家主義，社會需要社會主義，法西斯蒂便是最前進的社會主義，總之法西斯蒂是毅力的犧牲的結合，抱着大無畏的精神來拯救社會，拯救人類。



法西斯蒂的活動，在意大利是墨索里尼主義，在德意志是希特拉主義，此外在英國、日本、法國和東歐各小國也已有蓬勃發張的現象。希特拉主義與墨索里尼主義在行動上精神上同樣是毅力的犧牲的鐵血組織，但德意志與意大利的國情各有不同，內容上不免有若干差別。可是這些差別，並不能以之定爲法西斯主義的矛盾，說法西斯主義沒有國際性，實際上，這正證明了

法西斯蒂的活動性。因為法西斯蒂的產生，純然由於社會的需要，是社會自然產生的。牠不像布爾什維克那樣組織了第三國際去做主義的運販工作，這種運販工作顯然是失敗的。假如一個國家沒有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那末就使把墨索里尼的全部行動都鈔襲了去也沒有用，墨索里尼早已說過了：『法西斯主義不是出口的啊！』

『法西斯主義不是出口的，』却偏能掀動全球，共產主義被第三國際裝箱發賣，却到處都打回票。這證明社會條件已經成熟了的時候，墨索里尼雖然絲毫沒有注意德意志的希特拉也自然會站立起來，日本的法西斯勢力也自然會暴長起來。蘇俄的領袖們硬要把自己的老文章叫人家去照本謄鈔，結果各國的無產階級暴動都相繼失敗了，只留下一個寂寞的蘇俄巍然獨存！



九一八東三省事變突發，老弱的中國被日本實行開刀宰割，亡國的慘痛刺醒了麻痺的慢性病的中華民族，有毅力的志士奮然願以熱血來救國。在這潮流下，那法西斯蒂在中國社會便

蠢然思動，『毅力的犧牲的鐵血組織』如血魂團鐵血團等組織一時有了七八十個，關外與暴敵血戰的義勇軍在五十萬以上。許多從各政黨各組織脫退出來或未脫退而懷着不滿意的青年志士，都躍躍然的要起來組織法西斯蒂，完成一個革囊樣的組織，把四萬萬七千萬的一盤散沙的同胞盛放在法西斯蒂的革囊裏。

中國能夠團結，不要說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就是全世界的帝國主義一致來圍攻，也有力量打退他們。只是中國究竟怎樣纔能團結，却是一個問題。當然我們不能忍受日本軍國主義的『革囊』來盛我們『四萬萬粒的散沙』。二十餘年的革命沒有把中國實行團結，內政經濟沒有統一，軍事上是形合實分，外交上就各有祕密——張學良不願與日本祕密勾結便有去年九一八事變。有毅力而澈底明瞭事實的志士，都感覺中國必須放棄惰性的民主，實行正義的獨裁。這樣，法西斯主義就成了中國的對症要藥了。

中國法西斯主義的基礎，本不起於九一八。清末同盟會的歃血革命，就有這種精神；不過公開仿效法西斯蒂並且受到社會的同情是九一八以後纔有的事。我們應知以中庸求前進，那本

是孫中山先生成功的至道，但一般人却假借「中庸」作苟安偷惰力事保守的工具，中國社會已受盡了「中庸」末流的遺毒。這「腐爛了的中庸」，中國一輩子不得興盛，不使用強力絕不會有挽救的希望。本來，中國能夠永久關着大門中庸下去也是好的，大家中庸着過生活，讓少數酋長式的軍閥各霸一方，讓少數有智慧的政客挑撥圖利，無奈世界不讓我們再迷戀着「腐爛了的中庸」，日本已經動手來侵略，英國法國也想來侵略，舊存的不平等條約更窒塞着我們不能繼續生存。

歷史告訴我們，救中國「五分鐘的熱度」是沒有用的。外患的刺激纔過去，甚至還沒有過去，內部自私的紛爭又起來了。民衆愛國的心理是一致的，士兵愛國的心理也是一致的，但那些自私自利的政客却愛挑撥着軍人來作亂，使中國不能堅固團結，實行統一。這裏，我們就不得不主張採取毅力的犧牲的鐵血的法西斯主義的精神。只有鐵血的法西斯蒂纔能擊碎虛偽的德謨克拉西，纔能醫治中國民衆的慢性病，纔能打倒侵略的軍國主義，也只有鐵血的法西斯蒂纔能救中國。



法西斯蒂本身是沒有內容的，牠以社會的內容為內容。那末，在中國的法西斯蒂除了組織上的有毅力有紀律以外，無條件的是該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內容。中國社會需要三民主義，但「徒法不能以自行」，必須有堅強的組織來執行，這個組織便是法西斯蒂。孫中山先生為着執行三民主義，最初的組織有興中會，興中會以後有同盟會，同盟會以後有國民黨，國民黨以後有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以後有中國國民黨。這些組織上的轉變，我們不能說是毫無意義。社會的惰性作用常常使一般參加革命的份子趨於消極腐化，組織上如沒有新的刺激或轉變，整個的組織便會走向沒落，使黨的組織離開黨的立場。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可崇拜尊仰，就是他時刻注意着組織，必要的時候便使自己所領導的組織有一個轉變，有一個改革，這樣纔能保持黨的革命性，不致隨着社會的惰性走向沒落。

中國國民黨於十三年改組成立，十六年北伐的時候曾收了鉅大的作用。北伐能夠成功，完全是由於十三年改組的效果。可是黨由十三年改組到現在，快滿九年了，在這九年中間黨所受